2016 年第 5 期总第 187 期
2016 年 9 月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No. 5,2016
Sep. 2016

·协商民主·

何种民主？谁更重要
——基于地方官员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何俊志

内容提要: 关于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先前的各种调查结果都有令人费解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设计出适合中国民众的测量指标。在重新设计测量指标之后,基于一份针对地方官员的独特样本的调查发现: 在中国的地方官员中存在着三种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即传统的为民做主式民主、追求实质的直接民主和以选举为核心的代议民主。相对多数的地方官员认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在中国的民主建设中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但是,那些认同为民做主和直接民主的官员,会倾向于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更为重要; 那些认同代议民主的官员,会倾向于选举民主比协商民主更为重要。

关键词: 民主协商　民主选举　民主　比较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947(2016)05-0052-10

一、背景与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民主本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题中之义,精英和大众都应对此有高度的共识。但有趣的是,国内学术界近期却围绕着民主而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在规范层面上,这些争论先是围绕“民主是个好东西”而进行(俞可平,2006; 李君如,2008); 接下来又围绕着“中国式民主”而展开(高民政,2013; 曹沛霖,2013; 孙关宏,2013); 现今则又出现了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的优劣比较(苏长和,2014)。与此同时,随着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传入与本土协商(consultative)资源的开发,在围绕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关争论中,又出现了选举优先或协商优先的争论(陈家刚,2007; 金安平、姚传明,2007; 马德普,2014)。

与规范层面的争论平行的是,一些实证调查的结果也令人困惑。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调查都显示,中国民众高度认同和支持民主; 另一方面,深入的研究又发现,在这种表面的认同和支持背后,显示出来的又是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且,在有关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争论中,尽管已经有实证研究证明,选举民主模式在大多数领域均优于协商民主模式(马

作者简介: 何俊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项目号: 13&ZD033)。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得勇、张国亚,2015),但是,相关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本人的基本观点是,先前的实证研究在测量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时,由于在问卷调查中采用了不适当的测量方式,从而引出了相互矛盾的测量结果。只有结合中国的传统与现实,重新设计测量指标之后,才能更为准确地测量出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而揭示出在中国民众中对民主存在的多元化的认识之后,不但可以化解先前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之处,同时还可以回应一些规范层面的争论。文章将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争论为例证明,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是对民主的认识存在分歧。

文章将首先回顾先前的问卷调查中关于中国人民主价值观调查中的基本情况,然后会考察他们的测量方式;在反思先前调查的设问方式的基础上,文章将尝试提出一套替代性的测量方式,并基于一份针对地方官员的独特样本的调查分析,来显示这种替代性测量方式的测量结果对于理解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争议背后的机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民众对民主的复杂态度

2000 年以来,在中国境内所进行的各种大型民意调查中,不少调查项目都设置了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选项。在各种调查问卷中,如果只是一般地问,你是否赞成民主,调查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民主。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2011)曾设问:有人写过"民主是个好东西"。你觉得民主好不好?(单选)。回答结果是:好(54.9%),不好(2.7%),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是不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40.2%),其他(0),不清楚(2.2%)。虽然这一调查结果表明,有不少人都是以是否符合国情来判断民主的好坏,但是整体而言,认为民主很好的调查对象,仍然占绝大多数(张明澍,2013:13)。

然而,一旦附加某种条件之后,问卷的回答结果就常常会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六城市调查"(1999)曾经设问:政治稳定是我们国家进步最重要的条件,在当前条件下,民主化只能导致混乱。回答结果是:同意(59%),不同意(27%),不知道(14%)(唐文方,2008:60)。与此相反,全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的问题是:只要经济能保持稳定发展,就不必提高民主程度。以 PPS 抽样的回答结果是:支持(40.6%),反对(48.9%)(韩冬临,2011)。在上述两项调查中,同样是在稳定与民主之间进行权衡,两项调查得出的结论就完全不一样。

另外,即使是在同一项调查中,对不同选项的深入研究,也发现访问对象自己的回答也相互矛盾。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Dalton 和 Shinn 发现,中国公民中有 96% 的人赞成在中国实行民主体制。但是,严洁的研究则发现,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有 23.9% 的人回答是"不知道"。而且,即使是在赞成民主体制的人们当中,分别有 16.3%、23.9% 和 37.5% 的人同样赞成领袖权威统治、专家治国和军人统治(严洁,2005)。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调查中也发现,如果问中国老百姓,下面这些说法哪一个符合你的看法:民主体制总是比其他政治体制好;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专制的政府比民主的政府要好;民主体制也好,专制体制也好,两者都一样?回答的结果是,超过 80% 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认为,民主体制比专制体制好,民主体制适合自己的国家。为了检验这个假说,调查组设计了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可以改用其它的方法来治理我们的国家,下面列出四种方法,请问您的看法如何?1. 让人民透过选举,来决定谁来领导国家;2. 废除人大和选举,由专家来决定一切;3. 允许不同的党派之间竞争,来决定谁来执政;4. 由军队来统治国家。1 和 3 叫做"向往民主",2 和 4 叫做"支持独裁"。如果说,反对独裁可能是向往民主的一体两面,那么如果他向往民主,就可以从理论上假定,他一定反对独裁,这两组问题的相关系数就应该是 1。但是课题组对于中国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两组问题的相关系数非常小(玛雅,2009)。

上述前期的调查已经表明,如果简单地问中国民众是否赞成民主,绝大多数调查都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结果。但是深入的分析又表明,在简单的赞同背后又是相互冲突的观点。在检讨上述矛盾的原因时,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数据处理问题,如前述的严洁的研究;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是中国民众想要的民主就是符合孔孟标准的民本思想,如史天健的结论。

我们则认为,出现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问卷在问及中国民众是否赞同民主时,调查对象所理解的民主含义很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前期的问卷并没有能够完全覆盖不同群体所理解的民主观念。

三、前期调查的测量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2011)对"民主是什么"的问题是:你觉得下面对民主的说法,哪一种比较接近你对民主的理解?(单选):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15.3%);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要受人民监督(84.7%);其他(1%)(张明澍,2013)。这一问卷的最大问题是,在前一个问题中,选举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选项;而在后一个问题中,则只有观念标准而缺乏制度体现,因此是一个相当泛化的选项,从而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赞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曾经采用了一种开放式问卷的方式问,大家都讲民主,对你来说,民主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们的发现是,只有不到 12% 的人表达的是程序民主;6.3% 的人认为民主是制衡独裁者;22.9% 的人认为,民主指的就是自由;而将近 55% 的人则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在调查者看来,这后一种理解,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或者程序民主的理论,不能叫民主,这叫无害的威权(benevolent dictator)(玛雅,2009)。开放式问卷的好处在于,能够尽量多地捕捉到访问对象的内心的真实选项,但是其缺陷在于,难以根据特定的标准进行归纳,从而也就难以将调查结果与其他调查进行比较。另一个问题在于,如果说只有 12% 的人表达的是程序民主,那么到底有多少人表达的是实质民主?这一调查显然也很难回答。

也有一些调查并没有问调查对象什么是民主,而是采用了一些现成的民主支持指标来测量。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 2004 年的调查中就采用过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来测量民主支持度(唐文方,2008:100 ~ 101)。也有学者曾经用调查对象对主权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民和平等权利的认可程度来测量其对民主的认同(卢春龙,2014)。这两种做法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于,设问者在用某些民主支持指标来进行测量时,实际上已经设定了某种民主的标准。这种标准体现的是某一类型的民主,而不一定是调查对象内心中所理解的民主。

简言之,前述的调查要么是没有设计出合理的测量指标来测量调查对象的民主观;要么则是通过一种预先设定的民主观,并且以间接的方式在进行测量。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缺陷是,测量的内在效度都比较低。

四、对前期问卷方式的反思与替代思路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大多数设问者在测量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时,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民主标准,也就是将代议民主看成是民主。这些调查者大多没有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主张的民主,主要是一种追求"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的实质民主观。在政治理论和实践史上,这种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直接民主。这一选项的缺失,使得一些存在着这种理念的被访问者,在问卷中找不到自己所理想的民主。

与此同时,在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中,作为社会主义政权原型的民主,也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成员虽然也是选举产生,但是人民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委员会的成员。这种类型的民主虽然也可以广义地归入代议民主,但正如列宁所言,这是一种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的民主,是一种将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民主(雅罗斯拉夫斯基,1943:6)。对于这一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在前述的各项调查中同样没有得到体现。

另外,绝大多数调查都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民本思想的重要影响,没有在问卷中将"当官为民做主"作为一个选项。而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显示,"为民做主"的观念仍然被许多官员所奉行(李春成,2008)。这一问题在史天健的问卷中虽然以开放式的设问得到了回应,而且史天健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列宁主义式的民主观对中国普通大众的重要影响。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史天健并没有继续深化对民主的测量,而是试图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机制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主观和列宁式民主观是如何在共同塑造大众的价值观(Lu & Shi,2015)。这一取向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针对中国民众的各种问卷调查中,无论如何设计,仍然还是有一部分人将民主理解为代议民主。而且,即使是在史天健的调查中,也有12%的回答将民主理解为是程序民主。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民众中可能对民主存在着多元化的认识和理解。

虽然前期的调查结果中反映出一些矛盾和复杂之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价值就主要限于传统的民本意义上的民主和建国以来意识形态所强调的超越程序民主的实质民主。除了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调查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2011)的民主观调查中将民主设定为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也有15%的被调查对象选择这一选项。

因此,至少从逻辑上讲,一项针对中国民众的民主价值观调查,应该包括为民做主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民主、强调实质的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三个大类。与此同时,必须要结合这三个概念的本质和特征,设计出体现相应概念的测量指标,由此才有可能在有关选项充分呈现供调查对象选择,并体现出较高的内在效度。

五、调查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调整设计

基于上述反思,在我们所设计的针对中国民众的民主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我们的问题和选项是:在您看来,民主是指( )?(单选)A. 所有的重大公共事项都应该由人民集体讨论,并以多数人意志决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B. 有决策权的官员通过协商、抽签、抓阄等多种方式产生,体现真正的人人平等;C. 有决策权的官员由选举产生,但人民有权随时撤换不负责任的官员;D. 有决策权的官员由人民定期直接选举产生,且有固定的任期,不能随时撤换;E. 政府的公共事务决策都应该由官员以多数票决定,而不是由个别领导说了算;F. 政府官员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并且通过政策反映人民的意愿,能够为民做主。

整体而言,我们将中国民众的民主观分成了三类:AB 选项用来测量对直接民主的回应;CD 选项用来测量对代议民主的回应;EF 选项是不涉及权力来源的权力行使方式,用来测量对为民做主的回应。其中 A 和 B 是不需要选举的民主,C 是选举与罢免相结合的民主;D 是选举与固定任期相结合的民主;E 是将民主只看作是集体决策机制,而不管官员的产生方式;F 是民本意义上的民主。简言之,AB 是直接民主或实质民主的测量指标;CD 是代议民主或间接民主的测量指标;EF 则不关心权力的产生,只注重权力的行使方式,是一种作风和工作方式意义上的民主,我们称之为是为民做主的民主。我们认为,通过上述的选项设置,既能较为全面地覆盖更多的选项,又能根据人民参与程度的高低而将结果作为定类、甚至定序变量进行分析。

与前期的调查不同的是,前期的调查都主要是针对普通大众的民意调查,鲜有公开的调查项目主要针对官员群体。而官员群体对于民主价值的理解,显然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和政治,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问卷来自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卷调查"由中央编译局陈家刚主持实施,中山大学何俊志、清华大学孟天广、吉林大学于君博、中央编译局陈雪莲、王艳等专家学者参与调查设计,孟天广负责数据库建设工作。本项调查旨在通过设计出更为结构化的问题,选取不同的人群发放问卷,发掘出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发展实际、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协商民主未来发展走向的判断等基本资料。问卷调查可以将描述性研究与分析性研究包含在内,以实现对协商民主实际状态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本项调查内容涉及党政干部的协商民主观、认知、行为及评价。

调查采取配额抽样方式进行,配额依据为党政干部的行政级别及地域归属。调查实施从 2015 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17 日,项目组与全国 12 省省委党校的研究者合作,向省委党校参训的党政领导干部发放问卷 2880 份,完成有效问卷 2223 份,有效完成率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77.2%。为保障调查质量和受访人隐私,本次调查采取匿名调查方式,由受访人自填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分布如下。

表1:调查官员的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党派分布
男性:1714(77.1%) 女性:498(22.4%) 缺失:11(0.5%) 合计:2223	最小值:27 最大值:61 均值:47.2 标准差:6.66 有效样本:2030	高中及以下:5(0.2%) 大专:120(5.4%) 本科:1249(56.2%) 硕/博士:824(37.1%) 缺失:25(1.1%) 合计:2223	中共:2093(94.2%) 民主党派:55(2.5%) 无党派:32(1.4%) 共青团员:7(0.3%) 群众:14(0.6%) 缺失:22(1.0%) 合计:2223

表1显示出,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男性官员的比例大大超过女性官员,中共党员的比例明显超过其他党派类别。另外,表2也表明,官员的职级等级分布方面,主要是厅级和处级官员,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所以,本文的调查结果,也仅适用于我们的调查对象,无法由样本推及整体。

表2:调查官员的职务分布

单位类型	是否人大代表	是否政协委员	职务级别
党委:384(17.3%) 人大:90(4.0%) 政府:814(36.6%) 政协:65(2.9%) 法检:80(3.6%) 群团:126(5.7%) 企事业:616(27.7%) 其他:37(1.7%) 缺失:11(0.5%) 合计:2223	是:309(13.9%) 否:1097(49.3%) 缺失:817(36.8%) 合计:2223	是:218(9.8%) 否:1188(53.4%) 缺失:817(36.8%) 合计:2223	副科:11(0.5%) 正科:79(3.6%) 副处:609(27.4%) 正处:1030(46.3%) 副厅:414(18.6%) 正厅:57(2.6%) 其他:14(0.6%) 缺失:9(0.4%) 合计:2223

因此,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我们所调查的一批以厅处级为主的地方官员对于民主价值的不同理解,以及这种差异化的民主价值观的潜在影响。虽然本文得出的结论不能直接从官员推向大众,但是,本文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特定范围内的调查而尝试一种新的测量方式所带来的不同测量结果。

六、调查发现

调查结果显示,在我们所设计的六个光谱更为宽泛的选项中,所有选项都得到了回应。这首先表明我们所设计的测量指标能够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覆盖调查对象的各种取向,仅有4.8%的调查对象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被各个选项所覆盖。各个具体选项的回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3显示出,在所有的被调查官员中,将民主理解为是直接民主的百分比为35.8%;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将民主理解为是为民做主的百分比是 32.4%;将民主理解为是代议民主的百分比为 21.3%,其中将代议民主理解为巴黎公社式民主的百分比仅为 12.9%;将民主理解为一种集体决策规则的百分比为 7.8%。

表 3:地方官员对于民主价值观的差异化理解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选项 A	750	33.7	33.7	33.7
选项 B	47	2.1	2.1	35.9
选项 C	286	12.9	12.9	48.7
选项 D	140	6.3	6.3	55.0
选项 E	173	7.8	7.8	62.8
选项 F	720	32.4	32.4	95.2
缺失	107	4.8	4.8	100.00
合计	2223	100.00	100.00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直接决策的官员比例最高,其次为官员们采用集体的方式进行决策;再次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如果按照我们的三分法进行归类,比例最高的是直接民主,其次是为民做主,两者的比例非常接近;将民主理解为代议民主的仅为 19.2%。因此,即使在中国的地方官员中,对民主的理解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在差异化的民主观中,将民主理解为是代议民主的比例也不到四分之一。

整体而言,我们的调查结果与前期的各种民意调查结果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之处。因为前期的民意调查和我们针对官员的调查结果都表明,在中国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方面,偏向于直接民主与为民做主或作风民主的观念要多于代议民主。或者说,列宁主义的民主和为民做主的观念,其分布的范围要大于代议民主。但是,我们的调查更为强调的是,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为民做主的民主观,在整体上呈现出两强一弱的局面,即追求直接民主和为民做主的官员比例,要明显高于追求代议民主的官员所占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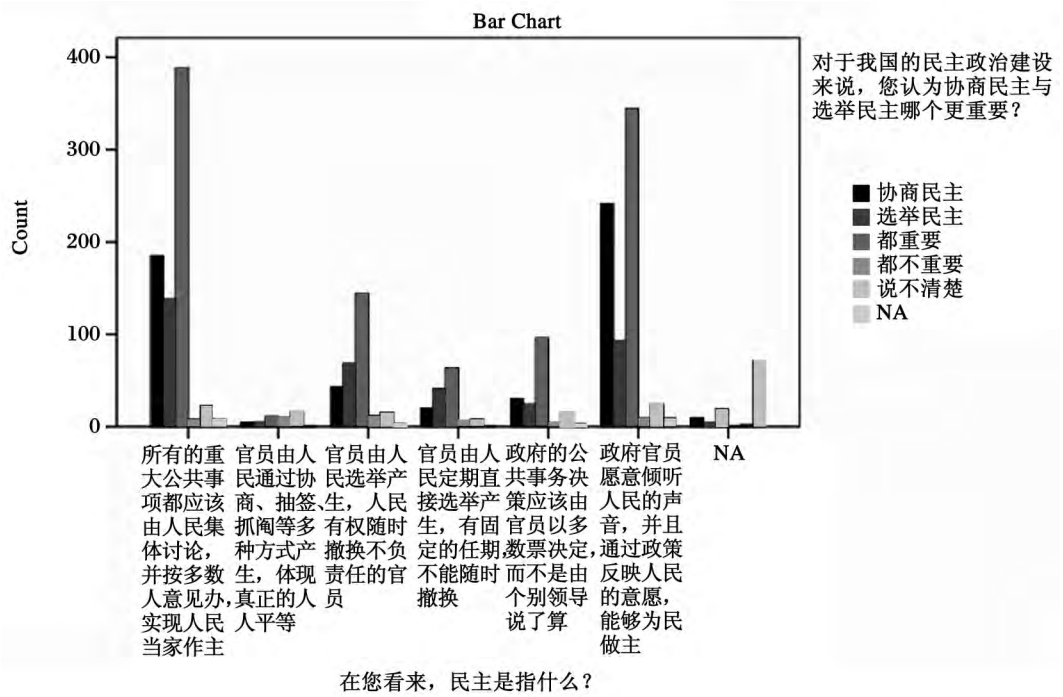
那么,地方官员这种差异化的民主价值观有何影响呢?我们在问卷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您认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哪个更重要?回答选项为:1 协商民主;2 选举民主;3 都重要;4 都不重要;5 说不清楚。回答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地方官员对于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重要性的不同理解

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您认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哪个更重要?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协商民主	532	23.9	23.9	23.9
选举民主	373	16.8	16.8	40.7
都重要	1066	48.0	48.0	88.7
都不重要	50	2.2	2.2	90.9
说不清楚	105	4.7	4.7	95.6
NA	97	4.4	4.4	100.0
Total	2223	100.0	100.0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4 反映出,相对多数的官员认为,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都很重要。与此同时,部分官员认为协商民主更为重要; 部分官员则认为选举民主更为重要。为了探求官员的民主价值观与民主建设侧重点之间的关联,我们在这里可以通过简单的交叉列表来进行检验。



注: 卡方检验结果 = 1348.905(P < 0.001,双侧检验) ; 发生比 = 575.044(P < 0.001; 双侧检验) ; phi 检验值 = 0.779(P < 0.001; Cramer´s V = 0.348(P < 0.001)) 。

图 1: 民主价值观差异与民主建设侧重点间的交叉列表结果

从交叉列表的结果图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选择直接民主、代议民主还是为民作主的官员,其中大部分都倾向于认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都很重要。与此同时,那些认为民主就是直接民主和为民做主的官员,会倾向于认为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更加重要; 而那些选择代议民主的官员,则倾向于认为选举民主比协商民主更为重要。

这一发现虽然并没有超出常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为我们理解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争论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协商民主重要还是选举民主重要的争论,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 接近半数(48.0%) 的官员还是认为二者都重要; 在二者之间进行取舍之时,那些持直接民主观和为民做主观的官员,会更倾向于侧重协商民主; 那些持代议民主观的官员,会更侧重于选举民主。

七、问题与改进

在我们看来,本轮调查的最大意义在于,相对于先前的各种民主价值观调查而言,我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们通过六个选项的排列,将绝大多数官员对民主的理解已经涵盖进来(缺失值仅占 4.8%)。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如果按比例排列,所认同的民主依次为:直接民主、为民做主和代议民主。

虽然这一结果对我们来说也颇感意外,但是我们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答前期调查中的矛盾,也能够回应先前调查中的一些意外发现。首先是,建国以来所倡导的"人民当家作主"或"人民民主"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之中。由于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他们对民主的评价标准要高于当代的代议民主;同理,他们对代议民主的批判,也很可能是来自于他们所依据这种直接民主观。其次,相当一部分官员仍然将民主理解成是为民做主,这一发现可以回应史天健的调查,即为民做主的观念不但盛行于民众之中,也在地方官员之中有着广泛的分布。如果我们将两个选项加总,有 68.2% 的调查对象所理解的民主,就并不是当前的各种政治学教科书和各种国际组织所依据的代议民主。因此,对"中国式民主"的倡导和对"西方式民主"的批评,很可能就不仅仅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而是在中国的地方官员和民众之中有着广泛的存在基础。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的是,仍然还是有部分官员认为当代的民主就是代议民主。通过这种新的测量方式,我们也更能理解目前围绕着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争论,除了有学术层面的推导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人们对民主的内涵的不同理解。

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这种问卷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六个选项之间的关系,并不严格互斥,例如 E 选项与其他选项之间就不是一种互斥关系;另外,题中所使用的"官员"一词,在中国的特定背景下,也有可能引起一些歧义;最后,我们的六个选项也没有穷尽所有的选择。由于没有设置"其他"选项,可能也造成了一些遗漏。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这一设问方式。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调查的只是在 12 个省市的党校中参加培训的官员,而且是以厅处级官员为主。其他层级的官员对于民主的理解,可能与我们的调查对象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最后,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就调查对象之中的这种差异性进入深入的分析,而只是进行了初步的描述。例如有关官员的属性变量是否会对差异性回答产生影响等问题,在这里也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我们的调查对象与其他调查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这里也没有展开研究。不过,在接下来的研究之中,我们将进一步推进这一工作。

参考文献:

曹沛霖,2013:"'中国式民主'就是'中国民主'",《探索与争鸣》,2013,11:42—43。

陈家刚,2007:"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学习与探索》,2007,2:85—91。

高民政,2013:"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探索与争鸣》,2013,11:4—10。

韩冬临,2011:"经济发展与民主价值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4:26—34。

金安平、姚传明,2007:"'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新视野》,2007,5:63—67。

李春成,2008:"'为民做主':观念上的争议与决策中的两难",《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79—85。

李君如,2008:"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联合早报》,2008-07-20。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卢春龙,2014:"新兴中产阶层对民主价值观的理解: 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价值观",《政治学研究》,2014,1: 62—77。

马德普,2014:"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政治学研究》,2014,4: 18—26。

玛雅,2009:"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专访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凤凰周刊》,2009-04-03。

马得勇、张国亚,2015:"选举抑或协商: 对两种乡镇民主模式的比较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15,6: 89—100。

苏长和,2014:"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9-05。

孙关宏,2013:"慎提'中国式民主'",《探索与争鸣》,2013,11: 40—41。

严洁,2005:"中国公民对民主政治体制态度的实证分析——就'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无回答'的处理与 Russel J. Dalton 教授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38—43。

俞可平,2006:"'民主是个好东西'辩证",《北京日报》,2006-10-23。

张明澍,2013:《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 唐文方,2008:《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苏] 雅罗斯拉夫斯基,1943:《二十五年的苏维埃政权》(中文版),莫斯科: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Lu, Jie and Tianjian Shi, 2015: "The Battle of Ideas and Discourses before Democratic Transition: Different Democratic Conception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 20-41.

Which Kind of Democracy is More Important?

He Junzhi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Different measurements led to conflicting findings in previous survey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democratic values. Based on a distinctive sample of local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 new measurement, this survey finds that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three democratic values: traditional populist democracy (Weimin Zuozhu), direct democracy and represent democracy.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electoral democracy was as important a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democracy was either traditional populist democracy or direct democracy tended to think tha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s more important that electoral democracy; while those who preferre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were inclined to electoral democracy rather tha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Key words: Democrac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lectoral Democracy; Comparision

(责任编辑: 熊道宏)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